

春

秋

集

傳

春秋集傳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琰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僖公下

戊寅

襄九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

楚與國左傳

己則不能有救於徐而區區伐其與

國以爲報復豈方伯之師乎故稱人

夏滅項

公穀二傳皆

胡二傳則以爲魯滅以下事考之則

公會淮未歸而魯人

滅項至齊人

以爲討而止

公夫人以公故會齊侯於卞然

後公以九月至左胡似也但英氏在汝穎之間而項國卽爲遂滅中無他事故不復稱齊人爲徐伐英氏而因滅項乎蓋滅項不言之也然著其徒陵小弱滅人之國而無與於攘外之事以罪之也然事亦難考矣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邑

己酉十一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傳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

見止者齊桓之志數也然事亦難考矣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明年

公至自會告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明年

九月

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入與寺人貂因公
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公
接已夜殯如左賓昭屬於無子武氏十八人皆殺羣吏而立
也得哉巫昭屬於無子武氏十八人皆殺羣吏而立
也立矣然又以不能何哉所次年春宋襄公無斬
擇而與亂人昭曰無宜立則羣可立也昭以奉公以共
書納齊桓者以孟命復立乃復因公未聞令德桓公以武孟
昭者以齊桓之正也故宋昭不立也昭子子皆可樹黨以求
善魯而罪宋正武孟而非子伐而桓公乃自犯之欲無亂能
昭是不立公又立矣胡孟可越序既而立立矣昭是不
下略乎不立也昭子昭不立也昭子昭不立也昭是不
之言也昭不立也昭子昭不立也昭是不立也昭是不
無功也昭不立也昭子昭不立也昭是不立也昭是不
書教武孟死而宋而宋曹稱爵者宋朱所之可定雍子之
也師何也以善魯還亂也

五月戊寅宋

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

甗魚免反○甗齊地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

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於甗而經以宋及齊戰何也謂齊人猶知子昭之非而宋乃主乎是戰也不稱宋公而稱宋師至是乃專罪宋也

立孝公立矣書狄救齊著孝公之非正也聞其

已立

易樹子之爲禍烈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後葬妾爲妻

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寢自同於中國也

庚辰王十一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伯也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人而執滕子云耳滕子書名滕子不免於罪也滕自盟幽以後會盟皆不與焉以爲是亦有

罪也然非宋人所得執也齊霸以來不與於會者夫豈唯

滕宋之德政未有見焉弱小是陵以鳴得志人執滕子言

逆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首宋公宋主盟也曹

稱公非與之霸也以見曹邾之非微者也曹南曹國南也於曹南則曹宜地主乃不曰盟於曹而既書曹人又曰曹

南者曹不致餼不肯爲地主也。不_及
爲地主不服也不服而盟要_{盟也}。
之盟也來而不及則已矣而又日會_{盟於邾者}。
來而強之來_{逼於強不得已而來}。
邾子會_{於邾也}。己酉
邾人執鄫子用之。_{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
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_{人乎}祭祀以爲人也。
民神之主也用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_{古者六畜}
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按此則宋公使之而經獨斥邾人執鄫子來_{於邾人不知其不可而}
宋子人求何也曰宋公主乎曹南之盟而誰邾人非_也。
宋子人用之者非宋公主之而誰邾人不知其不可而_也。
是從斥邾人罪同惡也。_{邾書爵非}
宋命也言人虐諸侯以深疾宋邾也。_{秋宋人圍曹}
不_也。宋公親矣而書人貶人也。_{左傳}
人宋公言不足以討人也。_{衛人伐邢}
人楚人鄭人盟於齊。_{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
好也。按此則是諸侯盟也。人諸侯始與於齊地主也。諸侯盟則會者公也。易爲諱公而人諸侯下楚公也。始與於中國會盟也。脩桓公之好。

以無忘祖德則楚何與焉楚與乎是豈狃諸夏狃之忘其橫噬也故諱公而人諸侯以惡乎是豈狃國之何也楚序陳蔡下狃而未肆也鄭序楚下肆之漸也鄭卑也
己辛 將初至梁伯好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冠
初至梁伯好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冠
左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於是而見桓之德不可忘矣思桓德而狃荆楚則
於是而見桓之卒也鄭實始朝於楚使楚敢於肆者鄭
齊桓何足德而諸侯不忘桓卒而宋圖霸以虐列
甚也梁亡

襄公二年夏五月乙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

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

造之文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

以見勞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乎然僖公子弟

二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以事其祖考以教國子第

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鄆子來朝

鄆音告

西宮災

天火曰災公羊傳曰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

侯之有

鄭人入滑

左傳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蓋與國相攻以無霸也

於此又以見齊桓之功矣霸秋齊人狄人盟於邢爲邢謀曰不言也無霸尤不忍言也秋齊人狄人盟於邢爲邢謀曰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按齊謀邢難宜也而與狄謀之何哉狄人能謀邢亦善也然豈諸夏之善哉况謀之而無救於邢也齊桓死而魯陳蔡鄭盟楚於齊齊狄又盟於邢冬至是而不得不桓公管仲之功矣人諸侯蓋傷之也

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闢穀於菟帥師伐隨蓋自齊霸既衰而戎狄交侵中國無甯日矣

王襄王十

二年春狄侵衛邢之盟

宋人齊人楚人

盟於鹿上

鹿上宋地今河南鹿邑也宋序齊上宋主盟也方主夏盟而楚與焉是援楚以陵諸夏也故皆

人之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人知宋公之辱于孟也抑知宋齊辱于鹿上矣夏大旱紀災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見執辱辱在求楚爲合諸侯故於鹿上人之也然則諸侯無罪乎曰罪也狃楚于齊狃楚于鹿上以楚故而會于孟

以致屈於許力而不及防於前不能爭於後致斯逆也則不爲分惡不可得也然則伐宋有辭乎曰有伐其執滕子也伐其用鄫子也宋可伐也而不謂其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執宋公以伐宋也

伐邾

無伯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胡傳曰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孟之會魯獨不與

冬公

焉故楚來獻捷以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魯於是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特爲魯諱之也

公

薄宋地史記作毫

胡傳曰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櫻書

蔡般也盟不書所爲言釋宋公者宋方主盟而蠻夷執而

伐之此天下大變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

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

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甚矣故書盟書釋皆

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

殺梁子曰不與楚專釋是已

未癸未四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林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是故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可以取書焉書取須句苦著王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書

其君焉書取須句苦著王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書

候皆書爵焉以是爲可伐也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

陘升陘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與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檀弓日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是魯師敗績邾亦幾亡不書公諱公敗也及內志也言易邾也冬十

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左傳楚人伐

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子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告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
不鼓不成列按楚人伐宋以救鄭經不書不與楚以救鄭
也以宋公主乎是戰者觀大司馬之諫則是宋可以不戰
可也以不戰而必戰故以宋公及之也皆陣曰戰正也以是
不鼓不成列而與之乎非與也著其實也譏乎無譏也宋
公以信會孟而見執以正戰泓而敗傷則仁義不可爲矣
日宋襄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不仁不義甚矣乃區區乘
車之信不以阻隘之仁烏在其有濟也使襄公以義正諸
侯以德綏諸侯救災恤鄰諸侯亦未必不服商亦未必不
興於是而乘車以昭信不阻隘以昭仁夫亦誰得而敗之
卽使不幸而敗夫亦誰得而譏之是故宋襄之敗非仁義
車敗之也敗於不以欲從人而以人從欲也若夫乘
車而會成列而戰是其正也不以見執見敗羞也

甲申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民○緡宋

不與盟於齊也夫伐人者必有所執以爲言不與盟於齊
此其所執之言也抑思己爲宋所立而不報其施宋方敗

於楚而不恤其患以荆楚之陵中國而不能率乃父之功而猶執偏辭以乘人之困圍其都邑乎斥言齊侯言伐言

義而

乘約爲暴之罪也

夏五月庚寅

宋公茲父卒

襄公卒子成公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弟

桓公姑容立杜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繼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蓋四夷之國雖大

日子也

杞夏王之後作賓王家而自陵替

自此

故

孔子曰

杞不足徵也

蓋傷之也

至此故孔子曰杞不足徵也蓋傷之也

乙酉

襄王十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備時

左傳鄭之入滑

六年

夏狄伐鄭

左傳鄭

之入滑

王德狄取櫟王德狄

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怨王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王弗聽使穎叔桃子出狄師然則此王命也而書狄伐鄭者不與王之以狄伐兄弟也秋七月備時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狄伐鄭

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楙王又啓之女

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者王不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

月

月

杞魄氏顙叔桃子曰我實始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
難於諸侯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夫鄭伯不王鄭有罪矣襄王不自反其制民之未順也而
亦俱乎書出以爲後戒也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
者普天之下晉侯夷吾卒惠公卒懷公圉立○按左氏韓
莫非王土也晉侯夷吾卒原之敗晉太子圉爲質於秦惠
公疾子圉逃歸二十三年冬惠公卒懷公立懷公殺狐突
秦伯納公子重耳於晉及晉大夫盟于郇文公立於此年
之春遂殺懷公于高梁文公之立不書不告入也然則惠
公卒在舊年而經乃於此年之冬始書其卒者杜氏以爲
文公定位而後告此恐不然補正曰疑此錯簡
當在二十三年之冬愚意補正之說爲近是

丙戌襄王十二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傳
夏七年同姓故名禮記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但經於滅同姓者亦不皆名傳記因經文而以爲例耳朱子曰經文只隔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婦者姑存之辭婦

境逆婦非禮也杜氏曰自爲其子來逆稱

子于頓按楚自孟之會而已書子矣楚臣自屈完盟召陵無考秋楚人圍陳納頓

而已書名矣今此頓子失國而楚子玉納之似亦抑強恤小之師也而書楚人者陳人迫頓罪也然使荆楚得以復置諸夏之君則春秋所不忍也抑納者內不受之辭其或亦頓人所不納而楚人強納之故也葬衛文公不日常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曰衛人平莒於洮

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按莒以酈之戰怨魯至是始平也衛稱子成公以衰服出會也亦非正矣慶莒大夫也○是年春以王室故秦穆公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公欲自以爲功辭秦伯之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賜之陽樊溫原犧茅之田而不見於經故不以告不書也

丁亥

襄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

何莒地甯速衛大夫左傳曰尋洮之盟也中國無伯故參盟復見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郿弗及

郿齊地左傳曰討洮向二盟之後欲以伯自處惡魯衛莒

之私而欲來討然書人以侵則無辭可執故也齊潛師

以掠境故速歸而公追逐之遂深入齊地不及而還也書

至郿弗及又以譏公之深

入亦爲公危之之辭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以魯之至郿

左傳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魯人

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

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

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眾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按此則齊侯來伐而人之者齊以魯救武孟之故

至是不平而以私怨興師

人之者其棄命廢職也衛人伐齊

左傳曰洮之盟故也

伐齊所以救魯亦人

之者以私相黨援非有公義也公子遂如楚乞師遂魯卿乞辱辭也以報北鄙之役乞辱也
爲可以已而不已焉深惡之也
夔楚之別封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譏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闢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胡傳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能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人反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宋王臣忘父

冬楚人伐宋圍緝緝而卽楚隸宋以固宋不國矣是與楚以有辭也然背楚卽晉宋之正也而楚乃肆其鴻陵故子玉稱人滅夔伐宋圍緝伐齊取穀皆所以著荆楚之橫也

公至自伐齊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日申公叔侯戍之夫齊之伐魯罪矣魯告以先王之命勑以桓之功齊侯遂還是能知過者也魯人乃不勝其忿至

以責師於楚以伐齊取穀而寘其蟲蠶焉豈先王之命獨當責魯乎何不自克之甚邪楚自齊伯之衰

也。馮陵上國魯以周公之後，干乘之強，不能與諸夏，僇力同心，以禦荆蠻，而反道之以伐齊，伐宋是變於夷者也。屈己乞師而不羞，固卽荆蠻而不悔，以伐人之國，取人之地，而不知自反，是棄命廢職者，固在魯而不在齊也。噫亦危矣！以者不以者也。直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言宗廟羞也。前此諸侯之及楚盟于齊也，猶欲爲公諱之，至是而不能復爲公諱也。言公實不自諱矣。又誰能復爲諱也？

子戊

襄王十
九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曰用夷禮也

夏六月庚

寅齊侯昭卒

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速葬

乙巳

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杞則可入

冬楚人陳侯蔡侯

鄭伯許男圍宋

首夏也從之者稱爵何人

楚子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是從以圉王者之後辱也悖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

侯盟于宋

公方以楚師伐齊故往

結楚好也人楚則亦以人公矣然不言會楚

而言會諸侯猶是爲公諱

之也于宋者見諸侯方圍宋而公亟往會焉非宋爲地主也

壬

襄王二

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

按左氏晉公子重耳

之及於難也晉人伐

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

曹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

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乃

送諸秦秦伯納之於晉而立之殺晉懷公次年晉侯定王乃

室殺太叔帶及舊年楚人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

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

矣是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使晉侯伐衛左傳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

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夫晉伐曹衛本報怨也

敗恐則曷爲稱晉侯討其服於楚也因其討而遂與以討侯伯也其爲侯伯宜有以伸大義於天下出師救宋伐陳伐

蔡伐鄭以正其附荆蠻而圍宋國之罪矣此晉侯也而乃

使曹伐衛哉再言晉侯乃所以深譏之也胡傳曰曹衛背

華卽夷於是乎致武可也然楚人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侯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昏衛然其君不往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再而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吾深矣夫買不去氏謂無罪也無罪何以刺之曰不卒戍也買曷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禮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大夫凡內殺大夫曰刺周

東三曰訊萬民言與眾棄之當其罪也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夫買不去氏謂無罪也無罪何以刺之曰不卒戍也買曷爲不卒戍公欲諱之卽公之所諱者書之而魯之情表過畢矣深歎之也楚人救衛所以救宋也晉人伐衛以救宋也不書救宋非矣與楚人以救衛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欲不與而不可得也與楚則曷爲稱人不盡與楚也伐衛者晉侯而救之者乃楚人也乎哉○朱子曰晉文公讒謗如侵曹伐衛皆出時不禮之私怨郤只名謂治其從楚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是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都只是論利害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傳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我師告急公曰我欲戰也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人楚受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桃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夫入者不順之辭也宋人微者蓋門尹般也以私怨肆其報復入人之國亦已逆矣曹伯無罪乎非晉侯所宜執也曹伯果有罪乎執而歸諸京師可以怒楚而使之必戰耳楚人猾夏晉奉天子之命聲其罪以討之可也乃必致楚以怒齊秦而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亂上之下之分其詭譎暴橫有如此者是討楚而罪反浮於楚誅賊而暴有加於賊也故書曰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所以深斥晉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左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日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使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可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慙次於莘北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擊之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穀以中軍公族橫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杜氏曰齊秦稱師以師屬於晉也胡傳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得臣雖從晉師然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及在晉爭今又戍穀以逼齊合兵以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誼則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三王之楚殺其大夫得臣左傳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以罪矣然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戰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輕棄其將也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故稱國以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未

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晉文之罪也初齊晉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也使文公釋怨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荆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經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晉侯之咎蓋端本議刑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地左傳

鄭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侯獻俘於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晉侯於踐土策命晉侯爲侯伯衛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胡傳曰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天下之大倫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也陳侯如會不及其公朝于王所王所

勞晉侯之所卽晉侯所作王宮也謂之王所者猶後世言
所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
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議正其本之意也六月衛

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元咺

出奔晉

訟元咺

於衛

侯曰立

叔武矣其子彊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
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國人不貳衛侯
先期入公子歎犬華仲前驅武叔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歎犬走
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以爭國爲心此其所以名也
以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
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次殺其弟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
也終以爭國爲心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日歸
不稱復者絕之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陳侯歎卒

之

陳侯歎卒

穆公卒

子共公

立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來
甯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同踐士之盟始
棄惡而往聘也

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干溫

左傳曰討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今懷慶屬邑左傳曰是會

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

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胡傳曰以尊周而全晉也踐土之會

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諱王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

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

也王申公朝于王所林氏曰晉侯朝王以諸侯見是先狩

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

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此王所卽狩之所也晉人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

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爲

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賓諸深室甯子瞞

納橐餧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按衛侯則有罪矣然非

元咺所得訟也人臣之事君生殺惟命今殺人一不當而

爲子臣者敢越境以訴於方伯元咺獨非罪乎元咺以殺
子元咺之怨而借武叔之事以訟其君晉侯以不禮之忿而因
書晉人以執衛侯固抑君而臣是助晉文之罪著矣故
京師而曰歸之於京師者曰歸于京師則其情順是爲天子
子執君而已不敢專也曰歸之于京師則其意疑是本
以私執也但名分有不安於心而勉之以歸之於京師
耳衛侯不名不欲以臣罪君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言自
晉者見晉之助逆臣也歸易辭言晉助之故其歸易也
自復歸絕之之辭大夫不世爵位言已絕而復歸也諸

侯遂圍許

討其不朝會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

許左傳

晉侯有疾曹伯之監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

誰曰不宜然歸可言也以貨得歸不可言也以貨歸可也

託於鬼神不可也使曹之大夫有急欲復君之意而行貨

以歸曹伯可言也曹之大臣若無聞焉而貨筮史者出於

一監不可言也然則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獻於

信矣此候人所以與刺也故於其復歸而

名之所以爲遠君子而近小人之戒也

庚

襄王二
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葛盧君名

公至自圍許

也告廟

夏六月會

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翟泉子虎晉

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左傳曰公會王

公怒

盟于翟泉尋蹤

土之盟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

公侯會

伯子男可也胡傳曰翟泉近在洛陽

王城之內而

王子虎

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天子

之竟

雖貴日士而於此上

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

心著

矣故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

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雨子付反電蒲

學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遇溫氣之上騰者高入深寒之所則凝而爲雪自上下降蒸而水氣之急布空洞之則體圓小而成霰陽散陰也夏而水氣之上

也且陰搏陽則必雪而雹或傷物也或曰蜥蜴爲

書猶月食不書而日食書

冬介葛盧來

之左傳春介葛盧來公在會冬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好按不言朝者東裔小國未能行朝禮也

鄭以觀其可

當

三十年春王正月備時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

上書

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脩矣

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

侯鄭歸于衛左傳晉侯使醫衍斬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

王許之秋釋衛侯使賂周歛治厪日苟能納我吾使穀

爾王爲鄉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按稱國以殺周歛

入厪殺之而罪累上也罪累上者穀梁傳曰待其殺而後大

是也待其殺而後入衛成之志乎殺之也元咺訟君大

無罪刑也不去其官不以國法誅而以賂殺則殺非計君大

地而武宜譏逆也是也而不殺君衛矣而稱公子子誅而後

且國有

君國已非其國今乃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得歸

下

右

與未君而歸立者同也歸易辭以晉人秦人圍鄭左傳晉

侯秦伯晉

殺元咺及公子瑕故而歸易也
見秦伯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鄭伯使燭之武夜絕而
出鄭之郊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
以陪鄰
又晋侯之還也亦去之按子人九之行成也晉鄭盟雍衛矣王之享
安得以其貳於楚而討之討之者爲其無禮於晉也脩矣
舊怨耳晉侯秦伯稱人貶也曷爲異於侵曹伐衛曰曹衛不與矣
於楚伐之猶有辭也此則伐所同盟尤無辭矣無辭而
晉伐故不言伐而言圍著恃眾也秦伯亦人之者秦不必同
圍鄭而同之圍秦不當背晉私與鄭盟而且爲鄭戍惟
利之圖以啓二國之釁貽無窮
人侵蕭介方親魯恃
禍故亦人之人之與晉同也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魯再朝王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聘於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
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冢宰上

兼三公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旣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庚午

襄王

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曰取之曹也左傳曰分曹田也胡

傳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曹田也夫入聘天子重矣而以二事往拜曹

田輕也而又專使卿往是視王室輕於晉也

夏四月

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也不免

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

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不

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傳曰

始免牲之禮爲之縕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大報本郊反

兆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禮之至重者也有孟春祈穀

謂之郊下以太牢其禮不同以樂爲主也季秋享帝於仲夏大雩帝不
志郊之禘非禮也春秋書魯郊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因事
而卯月乃卜所謂上怠慢也大饗不問卜周之郊日以辛月
旬三卜不吉則已而又四卜瀆也牛卜日牲此稱免牲
非魯成而後卜郊也三望之說公羊以爲泰山河海河海
山川皆因郊祀望非禮也杜氏曰三望者分野之星國中
不然則分星岱濟皆魯所得祭但旣同魯分奎婁因少皞也
郊矣則三望可止矣未詳孰是秋七月備時冬杞伯姬
來求婦胡傳曰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狄圍衛十有
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今山東濮州胡傳曰避狄難也而
中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中國之功莫不可見矣

癸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衛時

夏四月己丑鄭伯

捷

卒文公卒子

蘭立

衛人侵狄

報舊年

之圍也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難衛

人

伎狄狄請平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

廬帳也

禮衰世之所

事已非春秋之

所貴况與我

盟中國諸侯之

胡傳

曰再書衛人而稱及所以罪衛也

衛也

狄豺狼卽其廬帳刑牲插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

重耳卒

重平聲○文公

驩立

甲

申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

秦人入滑

鄭左傳杞子自

使告於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日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訪諸蹇叔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勞力竭遠主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備之毋乃不可乎

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心且行千里

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西乞白乙使出師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主

穆公秦

於東門之外

過周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周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鄭伯視客館則束載厲

兵

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

喜公下

日

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秦命三帥起大師而書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是姻死之素戮公顧公白戎哀也澠也與國故人之也已滅滑矣而曰入者滅而不能有其地非徒以覆人社稷而卒之自取覆敗之禍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報仲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在陝州人也君過服於命而許乙子吾樂池也以利而動背盟任姦勤民勤眾不恤晉喪而伐其人而背也郊次死且孟明孟明稽首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怒於晉不以利大惡也此晉志也秦人及姜戎敗秦孤伯就以不秦術姜不我事於晉其晉人乃晉人及姜戎非我族類也及晉子曰吾舍之矣先軫就戮於西乞姜不我其晉命本不足昔而師昏

也

晉侯伐衛

左傳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日效尤禍也請君朝王

臣

從師晉侯

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侯圍戚

六月

取之獲孫昭子

按衛不朝晉而侵鄭罪也晉將伐衛

而先朝王亦非誠尊王也然朝王而伐有罪則以是爲可

伐矣故書辭而不書取

其取戚之罪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於陳

陳其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罪歎善解命以告之使自反可也惡其將服

之而先更伐之者乎故衛卿書人貶之也

秋公孫敖會

晉侯子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會之

以內大夫而特會諸侯非禮也

冬十月丁未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頽

頽丘倫反○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

子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謹目

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

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芋而勿散也從之江芋怒曰呼役夫宜君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平曰不能能行乎傳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也考所由至之漸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多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太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睭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頽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倫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然則商臣無貶乎曰弑公孫敖如齊也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申内襄王二十七年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夫秦報殺之役則忿兵也而以丁丑作僖公主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

僖公主讞其後也作主壙廟有時日於練焉壙廟之
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按始喪爲重以依神及葬則易重
以桑主而虞小祥乃作栗主以練祭而埋虞主於兩階之
間諸侯五月而葬葬而作桑主十三月而練練而作栗主
練僖公之葬緩矣又踰十月而後作主是後時也檀弓曰殷
主若祔而祔周卒哭而祔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祔而後遷主於廟揚子勸曰作主在既葬踰月之後此蓋周制此之作
喪終此說爲合朱子曰改塗易簷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
飾易其屋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陽氏晉大夫左傳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不使處父得以敵公也以內及
者若內志禹不以晉屈公也處父不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氏以爲抗公貶之也不地於晉也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穀

解○士穀晉大夫

垂隴鄭地

○左傳晉討衛故也

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按公孫出會者魯侯在

晉未歸也特書晉士穀晉始以大夫盟諸侯也晉以大

抗諸侯魯君不在而大夫出會而自是禮樂征伐
漸下移於大夫矣執孔達不書以是爲有可執也自十有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胡傳曰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
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
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襄自此始矣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
公夏陳齊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爲失禮於是
公大廟之大音泰躋箋西反○左傳躋僖公逆祀也於是
政事雖先大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
於太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於是
於太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按是
先僖主張乎主子升僖於太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君子不以
父猶言臣不先君也但孔子亦以此譏文仲之不智子不躋遷大
先僖歸子云云三後祫祭於太廟因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按是
於是短喪也然自僖公薨梁傳曰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按是
於閔上故曰閔公雖弟然先歸於廟朱子是之則此所謂大
先祫公薨至此未及大祥而遂大祫遷大祫後祖穀梁傳曰君子不以
爲先祫後祖穀梁傳曰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按是

乃無昭穆則恐不然夫謂閔爲祖則真使僖公以閔爲父是
父子爲定不得以兄終弟及相承爲昭穆也然則五廟之
隱桓當何如曰五廟祀四世據隱公爲周公第七世孫則隱
皆昭莊廟當穆閔僖皆昭也僖公當別廟於閔公之側
桓亦然雖多二廟仍只四代祫則隱在桓上閔在僖上
俱祫是爲可行但古制已亡在公穀且不能考今更
無可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轄選鄭公子歸生

敗秦取汪及彭衙以報彭衙之役夫彭衙旣喪不數閏僖公之薨甫大祥耳祥而後禫遇吉祭而
納幣後卽吉此納幣將娶也未及大祥而大祫遷主間月
遂行納幣於齊忘哀短喪而急於燕

襄王二十八年三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音審○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沈小而近楚不能自立以服於楚亦不得已焉

耳晉人主盟中夏恩德未嘗被之而遽合諸侯之眾以凌之烏在其爲伯討也魯得臣往則列國皆卿可知人列卿私交赴略之不使同於外諸侯之禮也秦人伐晉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霍泉之

左傳秦伯伐晉

封殲尸而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自茅津濟封殲尸而

以逞報復將何底乎

於是穆公歸而書秦人忿兵也殘民以逞報復將何底乎

以是知其終悔過也

人圍江以報伐沈也晉先僕伐楚

雨蠶于宋

梁傳曰墜而死也

雨去聲○左傳

上見於下謂之雨二傳未知孰是凡外災告則書也

冬

公如晉喪已除矣不朝王而朝晉春十有二月己巳公及

公及之也亦以見公之惟恐不得於晉也

晉侯盟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始則抗之終則懼之又以見晉之不伯也晉陽處父帥師

公及之是

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

同盟楚善也齊桓及江黃同盟楚伐黃而齊不救晉未及江

所以也蕞爾江詎能久拒楚荆強矣豈處父偏師之所能
敵不能敵楚則不足以救江救江無功而楚滋橫矣王師
自同伐而不書不使王師爲晉分過也晉主夏盟不以
勤王事而大夫是委自此以後征伐多在大夫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告廟夏逆婦姜于齊不書往

按見婦稱婦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不允宜聘
婦之是未婦而已婦未至而已至以是爲文公志也方逆而
吉哉不方祥而納幣謂急於婦也漸爲女歸之吉不使漸易爲
婦之故不至自齊公不親迎之吉又不使漸易爲夫婦之故
私勝則恭敬之志在燕婉也文公亟於婦則不氏於魯則伉儷
反以殺之何也不至自齊公之則不氏於魯則伉儷不尊故
之私勝則恭敬之意亡則伉儷不尊故君情之矣卿何

子之敬其妻

楚晉擣兵而

秋楚人滅江

晉救之無及於江也

晉侯伐秦

實自行也稱爵

豈予其報復乎抑恕之乎曰晉

侯主夏盟狄侵齊而晉不能禦

楚滅江而晉侯不往救而願自將以伐秦惟報怨之事而忘諸夏之憂晉侯實然故

斥言晉侯所

衛侯使甯俞來聘

舊好也

人風氏薨

成其爲夫人也而薨葬皆夫人之無異辭者魯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成其爲夫人也妾母而成其爲夫人可無譏乎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致夫人所以著其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夫之所以正於後也若其薨其葬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也然則子君而母不夫人何以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伸人子之志乎曰親爲尊屈所以定天下之大分也不然則子君而母不夫人何以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自有天尊不待以夫人尊之以尊尊之是其尊之實有不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至也庶子爲君於所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焉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人風氏薨

鄭太后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旣崩始以

人風氏薨已夫人之又誰得而不

三后並配當時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立矣

己亥十一年

五年春王正月

使榮叔歸含且賜

榮氏叔字周大夫珠

歸人玉人倫曰舍車馬曰賜

胡傳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廢矣故特不稱天所以謹者成風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

風

胡傳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

無復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始也愚按二夫人祔廟則非也成風僖之母文爲之仲子妾也桓

別立宮可矣隱爲別立宮則非也成風僖之母文爲之仲子妾也桓

別立宮亦不可以之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采伯爵天子卿也當日紀姑

桓命見之至是再見桓以少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追也媳錫林

皆不稱天胡傳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成風

再聘則無譏焉或曰從同同則書重也成風

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

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賈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會葬又不稱天何也聘一也含賈而又會葬則其事益隆亂王法廢人倫甚矣聖人戒於此尤謹其戒夏公孫敖如晉聘秦人入鄀鄀音若○左傳初鄀叛楚人入鄀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急民之無援哀哉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傳僖公卒子昭公立

庚

襄王三

十一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月略也

夏季

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

夏之季孫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則以私反矣

秋季

孫行父如

晉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

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過求爲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襄公卒明年子

靈公夷皋立

冬十月公子遂

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也魯卿往會媚大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

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夜○射姑狐偃之子

左傳晉蒐於夷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

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按此則殺處父者射姑也而稱國以殺何是時襄公甫卒靈公未立陽子剛復自專無援於晉故射姑得以逞焉而鞠居爲之使是晉無人焉矣稱國以殺分惡於眾也不稱人爲疑於討罪且殺人者有人也下書射姑出奔而罪之所在可知矣然則處父無罪乎非君命而易中軍專也黨於趙氏私也處父有取殺之道矣左氏罪其侵官未盡也易賈季之班其怨明矣公羊以爲君漏言亦未是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曰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關於故處月之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凡十會朔然日之會天常盈而月十二會不及周天之數是故月卻而恆前節氣餘而恆後四時因以不定故積盈虛之數而置閏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熙庶績先王

之所以月之所以朔於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司君臣皆皮弁以請而行之遂視其終月之政而頒布諸有閏主於月而生也閏月之禮閏門左扉立於中所以異於常月然非以閏爲可輕而殺之也文公不告月蓋輕之矣其可已也由後此之廢則猶幸今此之猶矣○又按此元年左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正中歸餘於終杜氏謂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此年三月補可謂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未改秦歷之時屢書後九月補可見今玩歸餘於終之語及經傳閏月皆在歲終則補正之說良然杜氏推月日多與經傳互異或以不識閏月入上在歲終者今法以月無中氣則置閏法密於古矣

世宗

十二年
王三

七年春公伐邾二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嘗伐邾
取須句而反

其君矣此後蓋邾復滅之故公伐邾而取之也左傳遂城
曰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部部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部故曰遂因
臣卒成公卒子昭宋人殺其大夫樂豫諫曰不可公族公
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夫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八宮六卿和公室昭公卽位而葬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罪也杜氏曰殺
者眾名不可知死者無罪不稱名正義曰不得主名不知
於討罪故大夫不名以見其非罪無君命故書人書人疑
猶眾亂而殺不知誰何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

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令狐晉地先蔑晉大夫左
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
啼於朝日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
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秦潰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程子曰晉不謝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愚按秦納不正不能揆於義也然不書秦人伐晉納雍而第言晉人及秦人戰者晉實使卿往逆而又背而擊之不義甚矣故免秦納雍之罪而甚晉及戰之悖也下書晉先蔑奔秦而曲直有歸矣

狄侵我西鄙間晉難也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地左傳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按晉大夫而盟諸侯抗也抗以主盟則不順魯後至則不知班次誰先且莫適主盟故略之曰諸侯曰諸侯散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略諸侯則亦略大夫矣晉不間晉也公孫敖如莒涖盟伯也公後至怠事也難也故請盟而欲結於魯

申天王崩襄王三十年崩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于遂會晉趙盾盟于

八年春王正月備時夏四月備時秋八月戊

衛雍

衛雍鄭地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衛雍報扈之盟也

會雒戎盟于暴

晉也胡傳曰雒邑居天下之中而戎居之地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

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及如莒泣盟且爲仲逆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及是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夫入弔京師大事也而不至而奔上不王於王內不君其君矣罪孰大焉魯不能誅敖又不使人再如京師則魯興不王之罪亦著矣朱子曰李先生嘗論此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

螽經初無從己氏之說螽尚爲災再使人往便是罪蓋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

按書人眾辭也國亂非君命也不書盜襄夫人主之戴族同之則不可以盜書也殺大夫未有以官舉者此以官舉而不名何稱人則疑於討罪故不名見其非討罪也以官舉舉其能官者乎卽也意諸也未見其能官也司馬主兵司城主土而爲國人所殺所逐其不及君者幾希矣於以見宋之不國也書宋人殺其司馬宋司城來奔爲宋公危之也

癸卯

頃王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已非禮求金尤非禮然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毛

伯下求矣則魯之罪也不書王使天子諒陰未有命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歸甯

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襄公而得臣葬襄王是襄

周於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下軍佐皆晉卿也左傳夷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皆晉卿也左傳夷之

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動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廟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廟得

也

作亂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
箕鄭父士穀蒯得按先都士穀箕鄭父使賊殺中軍之佐
卿用一人而有不可得者趙氏之黨故也先克黨趙氏而
先都箕鄭父之徒殺先克晉人於是殺先都箕鄭父士穀
蒯得梁益耳是趙氏之黨剪非趙氏之黨也彼五子者誰
爲首亂誅之可矣而盡其黨徒而盡剪之不踰時而殺三
卿二大夫不已甚乎故不去其官人分罪也甚之也
殺先克不書晉未告也殺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也

楚人

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

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緩也卿不書以憲不恪夫救鄭善也然盾執晉政而不
在楚心又不速於救鄭而不及楚師何以輔其君
主中夏爲盟主乎故立

卿書人所以懲不恪也

夏狄侵齊病

晉春秋八月曹伯襄卒

不發陰陽和而發則爲雷發之暴則有迅雷陽鬱之積陰溢石立之異君子以之自省祥異之應非可以一說求而預知之然君德脩則陰陽和矣下情達則民不鬱矣民不鬱而陰陽和則天地官矣冬楚子使叔來聘叔姓鬪楚大夫君以爵通國矣叔不氏猶略之也朱子曰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紂按當時諸侯大夫與楚往復皆止稱楚子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衣贈死曰爲君是亦可見云者成風僖公之母故以繫之僖公而不成其爲夫人若其爲夫人曰前者臣子之辭耳不敢正也此曰僖公成風著其實也穀梁傳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是也秦人弗夫人之則曷爲來襚曰以僖公之故當事無忘舊好爲禮泰山孫復以兼襚不及事爲譏書秦人非議乎曰秦魯遠矣苟以禮來不必問其不及事也楚則不然也秦魯遠矣非邦交所及可無襚也故略書使書名秦來歸襚而略其君臣則

且以是時秦晉方惡或間晉魯之交歟葬曹共公

不日常也

日

恩禮渥

夏秦伐

晉襄二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子許嗣也

左傳晉人伐秦取少梁晉未以告秦伯伐晉取北徵林氏曰狄秦也楚之伯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

秦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矣此恐闕人字無無以郢書爲燕說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楚世子商臣也而

春秋之義微矣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見蘇子盟于女栗

二年見蘇子盟于女栗

僖女音汝○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左傳曰項王立故也按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卽蘇子也此蘇子未知卽此人否然內及盟而不稱公卿必有非所及而

而及者以王臣而下盟以爲親諸侯亦非禮矣冬狄侵晉不

宋伯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貉音麥○厥貉地闕左傳陳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

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遣楚子勞且聽命按書次而不言所事將伐宋而未行也未伐而書次見楚之將憑陵諸夏而中國莫之禦也陳鄭往會而獨書蔡侯蓋陳鄭無師而蔡獨以師從也不書會不以會告也宋不與次而屈於楚方有狄難也

己酉項王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楚子伐麇書楚子自將

三年自同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彭生亦叔牙之孫惠伯也

於伯矣
卻缺晉卿承筐宋地此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也

秋曹伯來朝

文公卽位而來見也公子遂如

朱左傳聘於宋且言蕩意諸而狄侵齊

卽長

冬十月甲午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左傳鄆瞞侵齊遂伐我公使

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獲僑如狄故略之也

己酉項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

弗徇邢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邢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林氏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杞伯來朝禮復稱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氏以爲杞伯夫人也夏楚人圍巢左傳羣舒叛楚楚子孔執舒子平秋滕子來朝以公立及宗子遂圍巢書人暴小弱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以從秦軍於河曲上軍佐臾躋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桓子曰秦獲穿也晉上軍趙晉一俟焉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晉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憇也明日請相見也臾躋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使晉入瑕此晉卿秦君也而皆人之惡報怨也不書及從秦者晉祈戰者秦皆志戰也書戰勝負均也先晉於鄆晉實爲怨主也以城者鄆莒魯所爭也魯有二邑皆魯帥師一在西北一在東此則東鄆也

丁未項王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備時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公共

五年平公卒于靈國立

靈

邾子蘧蔭卒

蘧其居反蔭文俱反

文公卒于定公覆且立

世左氏經作大○公羊

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

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謂之世室也

周人

稱世室羣公稱宮易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謂之世室此不在七廟之數諸侯不得有世室也明堂位

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魯儒之誇非禮也然魯祖周公而魯公始封或不可無廟故魯有魯公世室或亦成王之寵魯也於義猶可後世又立武宮立煬宮皆親盡而復立廟世室擬於天王僭矣此世室蓋

魯公廟也。孝子春秋脩其祖廟，世室屋壞不恭。
之甚也，因而書之。又以兄魯有世室之非禮也。冬，公如晉。
也。衛侯會公于沓地。晉不狄侵衛。伯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

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方味反。○棐，鄭地。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

成之。按不曰公會衛侯公會鄭伯而曰衛侯會公鄭伯會公者有求於公外志也。朝而盟焉，不信諸侯也。晉志不在諸侯。諸侯皆有貳心。楚勢方張，諸侯畏楚。惟魯晉爲親故。

衛鄭因魯以求成焉。辭繁而不殺。

見諸夏之懼而晉伯之衰也。

申戌，墮王六年崩。子匡立，崩葬皆不見。

十有四年春，王正

月，公至自晉，告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當闕。叔下

討故惠伯。伐邾無禮以致寇，而憤忽報之。不知自反也。夏

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新朱地前此諸侯多從楚至是魯

成衛鄭而諸侯復從晉從晉宜也故諸侯書爵而晉卿書名晉賓主盟而趙盾後不以臣先君也不同者同故日同盟楚橫日甚諸侯皆有畏心同盟亦諸侯志也然天王崩葬寘若罔聞而爲是同盟也不可勝貶矣秋七月

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非星也非星而星故曰有星孛言本星而星則易爲謂之有星孛者其狀孛然有芒角也非

星氣上干於虛凝而有形大氣翕之日光及之受日之光孛星也下有悖赤旱氣也黃土氣也白兵喪氣也黑水潦氣也人悖而悖氣感之先見於天故有星孛入者何孛也七星月會之綱紀四維所取正而孛之所干自下觀之適當其處則聖公至自會告廟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側菑

人尤謹之也其反○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不納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弗克云者屈於義也與從

其能屈公羊所謂大其弗克納是也能屈可與矣易爲不傳曰至於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岀三年而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驥施於國而多聚士及昭公卒舍卽位商人弑君而讓元日爾求之久矣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夫人州吁無知弑舍而讓元君皆絕公子公孫絕之於先君以寵之者非所知有先君之義舍之爲君以重商人之弑也宋子哀來奔封人以爲卿之惡也穀梁大傳高哀爲卿殺大夫宋君字不蕭

所謂見幾而作者歟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如自魯者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按單伯王臣而曰如齊如自魯者單伯至魯而致魯意勤王臣王不當爲魯使單伯且商人弑賊正殘不加以私辱使命見屈焉故爲王諱言使也商人執王使逆已甚矣而猶齊人之罪累眾也戴商人者皆齊人也

執子叔姬弑君舍拘王使又執其君母商人之惡至矣而齊人皆商人也辭繁而不殺所以深誅商人之

齊人

己酉元年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商人弑君之賊魯君非不能聲大義以上請天王下告方伯率與國而討之力亦徒欲藉王寵因大國以請叔姬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華孫氏宋大夫華耦也來盟前定之盟也不稱使華孫專也不書名而以官以氏若曰宋無君也有司馬華孫而

已是時宋公不君諸卿自肆故來盟而其官皆從宋公欲去公族而不能以是終及孟諸之難夏曹伯來

朝

一朝非禮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

真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歸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其仲胡傳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以赦著教也易曰有孚惠心勿

正命蔡仲曰爾尚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正益前人之愆左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子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

至自齊

齊許歸叔姬而使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

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卻缺帥師伐蔡然晉不務德無以懷柔諸侯彼蔡也密邇荆營未沐晉德而遽與師入其城邑故又書入蔡以著晉

之恃力也秋齊人侵我西鄙人商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難也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晉侯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

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

書曰齊侯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於是又有齊難是以公不與會

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夫商

召陵城濮之烈不是過矣乃蔡人弑君執母拘王使侵鄰國震怒帥諸侯之師以討齊罪則入

之而商人之罪則置之及魯人告急而後爲合諸侯又不克討受賂而還晉與商人同其惡矣故盟扈而不敘諸侯

晉人會諸侯盟於扈而曰諸

以爲不足敘也胡傳曰不曰

晉人會諸侯盟於扈而曰諸

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弑君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

賊夫人所得討而况諸侯乎

姬左傳曰王故也胡傳曰不言齊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

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耳春秋

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孚○左傳曰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朝也此齊商人也曷爲齊侯

之齊人侯之諸侯不克討之遂肆然齊侯而侵我西鄙而
伐曹入郢矣而安得不齊侯之乎商人罪不足言也而齊
侯之者所以罪魯也所以罪晉也所以

罪諸侯也所以深罪齊人之侯商人也

戊庚

二年匡王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左傳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
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書弗及盟羞魯也不知自強

而求盟之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

不疾不視

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
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

朔於諸侯諸侯受乎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

公爲厭政已甚矣愚按書四不視朔則後此固亦嘗視朔
矣乃子貢欲去告朔之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是後此廢視朔也夫禮有其行之而莫敢廢焉則不敢廢

期矣苟其廢之而有不行焉則無怪乎終廢矣四不視
朔非必甚疾也敢於廢也敢於廢而廢焉故謹書之

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

丘鄆音西○鄆丘齊地左傳
公使襄仲納貉於齊侯故

春秋

卷之二 文公

盟於鄭上夫商人弑君魯所得討亦非力不足討也文公
不能自強而懦惟齊是懼以至假王命以求叔姬又藉
晉援以求單伯私倪因人其何能國齊人數來侵伐不較
試以爲之弱夫猶曰不失爲自守耳乃又納賂以求盟於篡
關絕齊以待時而後舉則齊人必且震懼不遑而莫敢肆
矣反已自治躬脩政教撫我民人慎固邊境交好鄰國閉
或曰齊強魯弱久矣曷言非力不足乎曰隨脩政而楚不
敢伐况於魯乎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不度力
也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母也毀泉臺左傳有文公請討之聖人豈不度力也歟

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毀

麋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蕪賈曰不可以我不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庸乃出師庸自取滅也而楚人滅之

秦人巴人則分惡也宋公左傳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傳

子鮑禮於國人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使司城去公對曰
夫臣之而逃其難也至夫宋公卽位放禮於國人
未至夫宋公卽王姬使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公將田孟諸
見於殺國臣人非湯卽無道不道可未間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民見於殺國臣人非湯卽無道不道可未間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也友斥華夫誠而弑國臣人非湯卽無道不道可未間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也又昭華夫誠而弑國臣人非湯卽無道不道可未間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也宜歸日司之能公耦人不君也然得以也六卿而以征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也宋猶矣昭華夫誠而弑國臣人非湯卽無道不道可未間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也數城無孔去瞻書曰謀惟君君造於君君造於君君造於君君造於君君造於君君造於君
與徒者蕩君意爲弑叔之公而子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鄭見殺於公族久
孔以也意爲弑叔之公而子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鄭見殺於公族久
父從與諸已乎公而子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鄭見殺於公族久
仇君知死久故孫不朝公何也鮑不不視禮下而鮑乃得以禮之君不恤而不
牧於弑於也華離勝公也鮑日而視禮下而鮑乃得以禮之君不恤而不
苟一君之難而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鄭見殺於公族久
息惡謀而在是公孫固公孫鄭見殺於公族久
並數之不圖之死於大夫人者爲宋鮑分孫魯矣

五年春王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按國語趙靈公以伐宋乃旁告諸侯治兵振旅晉荀林父衛孔達陳立文公而還左傳曰卿不書失其所也夫聲罪致討而釋賊討將誰施乎曰訊於眾焉必有以得其情而罪首見也六卿其皆與有罪矣擇宋公子之賢者而立之執宋鮑歸於京師以夫人之亂告之天王而更寘其卿焉則庶乎其可也若之何立鮑齊人弑君則會扈而不伐宋人弑君則伐宋而無所討晉之不伯也晉不伯而楚伯矣而魯晉亦相繼弑君矣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西鄙盟無益也九月乃葬有齊難盟無益也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於黃父侯盟于穀無益而屢盟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秋公至自穀告於公子遂如齊拜穀書曰諸侯無功也

王

四年

十有八年

春

王

二月

丁丑

公薨于臺下

非正

寢也

秦伯

饗

卒

秦始

以喪赴康

公

之爲

公子也

與邴

歎

之父

爭田

弗勝

及卽位

乃掘

竹中

歸舍

爵而行

齊人

立公

遊於申池

傳左

夏

五月

戊戌

齊人

弑其君

商人

子

也

非正

寢也

秦伯

書王弑所而聚舍人歎不以職問微矣歎何爲盜而分惡於齊人曰是齊人也與職弑君知齊臣之莫之難也故能弑也是齊人日是苦之數年既收矣無庸驕施而聚士是以能市眾心而弑也是齊人也商人也曰初之驕施而聚士矣欲縱而弑也君商人者此齊人也而弑商人者亦卽此齊人也執子赤己也故執人所以重誅齊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立矣

秋

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葬也。傳文襄仲立公，敬且嬖拜。而私事襄仲，接拜葬也。臣使偕也。謀立使可接矣。何以必之？齊侯屬諸襄仲，二卿立則非襄仲，欲親欲立之叔仲，如齊賀齊，不嬴也。而仲次莊公，立於魯，與得臣數其謀也。夫仲敬如齊，襄仲之臣也。襄仲殺人，並書所殺，無與難矣。故與之功，於魯與得臣數其謀也。襄仲之妻也。襄仲曰死，宣公曰死。叔仲曰死，仲子曰死。子殺子，非君命也。入必死，宣公曰死。弗聽，胡傳曰死。葬在仲子之喪。稱君，稱子，稱君，稱子，殺君，稱君，稱子。葬年在仲子之喪。於邾上書，稱君，稱子。既葬，稱君，稱子。終矣。其賊乎？重情出大，愚按叔文奔大，且書卒不可。叔仲曰死，仲子曰死。

書鄭不可是以不書也朱子曰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魯卻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夫人文姜氏歸于齊而過市日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傳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於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於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季孫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皆可不書而並見矣季孫行父如齊立宣公故也行父莒弑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賣玉來奔按此則莒僕以子而弑父矣而經以之蓋傳誤也言僕因國人之弑紀公而以其賣玉來奔也此說可通

春秋集傳卷之八終